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十八日發行

中國青年

第八十二期

學生與革命
答醒獅週報三十二期的質難
普及平民教育的意見
改造妻子問題(通信)
馬克思主義者與戀愛問題(通信)

每册二分國內一元寄五十期國外寄二十期
通訊處　上海小北門上海書店轉但一君

學生與革命

從五卅運動中間，顯然看見學生對於中國革命運動的重要關係了。學生富於小資產階級的惡習，在平時不免因為浪漫自由的心性，出風頭爭領袖的行為，使他們不容易有一個堅固嚴密而權力集中的組織，有些人因此輕看學生運動，以為中國革命他們是不值得注意的。

但是五卅運動告訴我們甚麼呢？第一，他告訴我們學生是容易感動的。有了五月二十九日幾十個學生的熱心，偕同小沙渡工人奔走各校說明日本資本家壓迫工人的苦況，第二天便有三千餘學生冒險到租界講演，雖經過被捕流血之後，第三四天仍舊如潮水的洶湧出來，甚至教會學校學生亦憤激欲狂，要與帝國主義者拚命。第二，他告訴我們學生在緊急的時間是萬衆一心，容易建立權力集中的組織的。自五卅流血以後，上海許多向不加入學生聯合會的學校紛紛加入學生聯合會，願意一致行動；在復旦大學及一般教會學校向來為少數反動學生或教員所把持，不敢與上海學生聯合會發生關係的，五卅事變以後，學生羣衆都要求加入學生聯合會，任何反動勢力無法抗拒此種潮流，在最緊急的時間，全上海的學生羣衆都在上海學生聯合會的全權指揮之下，儼然成為一種比較有組織的革命軍隊。第三，他告訴我們學生羣衆的革命行動，因為他們特殊地位的關係，是容易發生很大影響的。南京路不過三個學生的流血，便震動了全上海，而且震動了全中國；大家都相信學生是純潔坦白，而且他們的行為是代表民衆反抗壓迫勢力的，所以把他們的為國犧牲看得十分重要，每個人都覺得有不能不起而表示同情援助的義務。

這不是很可以注意的事嗎？我們固然相信上海漢口天津的工廠苦工，與全中國的鐵路

輪船鑛山工人，是中國革命軍的主幹；但是這種產業無產階級在中國究竟是比較的少數；要想革命運動能蔓延到全國各省會以及頭二三等各種商埠都市，必須靠聯絡組織各處的中等以上的學生，在每個有中等以上學校的地方，應當有人去傳播革命的思想，至少應當注意將宣傳革命的刊物分配到那裏去；在相當時期，應當使他們發生一種行動的革命組織，使他成爲革命大組織中的一個支部。

有人驚訝說，你這不是明明說出你們要利用學生嗎？當然的事！倘若我們見到學生確實可以成爲革命的力量，而且看見中國的革命必然需要學生的努力，爲革命的原故，爲甚麼不應當利用學生？我們應當利用一切革命的勢力，引導他們切實的爲革命而奮鬥。眞誠而表同情於革命的學生，倘若看清了他們自身確實是一種革命的力量，而且中國的革命非他們自己努力不可，他們亦應利用自己以完成中國的革命勢力。我們的學生讀者，認清楚你們自己的地位，肩負起你們的重要使命罷！

答醒獅周報三十二期的質難

代英

十分對不住讀者與醒獅周報諸君，這篇文擱置了這樣久的日子，到現在纔發表出來。現在正中國多事之秋，雖好像不是我們從容辯難之時，但革命的行動，必須有革命的理論去引導，現在醒獅諸君正在那裏誣指這次運動是國家主義的運動呢，我們都不可不在理論上面矯正他們的誤解。

醒獅周報三十二期，舜生，李璜，愚公，余家菊君等，對於我們紛紛設許多反詰。這

些反詰，自然有許多誤會之處，而且有時不顧我們已經解釋了的話，只就很膚淺的幾個觀念，鬍子頭髮一把抓的發出一些問題；不過我爲大家能更明瞭我們的主張，與我們所以必須反對醒獅派國家主義的理由，亦很願意就他們的反詰來加一番解釋。　我的解釋，可分爲下列四項：

一　民族解放運動決不是甚麼「國家主義」

舜生君引蕭楚女君在重慶作文，「承認在目前的世界，仍然應有國家和政府存在，仍然應當在一種相當的國家主義上從事於救國運動」；又引我爲少年中國學會起草綱領，有「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養愛國家保種族的精神」等語；他因此認定我們沒有反對國家主義的道理。　談論一個問題，果眞這樣容易麼？　我亦贊成目前應有國家政府存在，而且仍舊願意全民族自愛自保，但却絕對的反對他們的所謂國家主義。　爲甚麼呢？　我們心目中的國家，是爲抵禦國際資本主義的壓迫而存在的；我們心目中的政府，是爲保障無產階級平民的利益而存在的；我們要全民族自愛自保，是爲要使全民族從帝國主義政治經濟壓迫之下解放出來；要求全民族解放，我們自然更要注意力求那些最受壓迫而佔人口最大多數的農工階級的解放。　我們反對拿一國的歷史文化的偏見，去提倡那種空洞與實際生活無關的愛國精神，更反對想拿這種愛國的空話欺騙無產階級，防害無產階級解放的爭鬥。　我們這種主張，亦許蕭楚女君要說是「一種相當的國家主義」，但倘醒獅派諸君，你們敢於承認這是國家主義麼？　我相信我們與你們不同，是因爲你們是爲的一個抽象的「中國」，你們因爲要爲光榮的「中國」而奮鬥，所以顧不了農工平民的凍餒；我們是爲的一般「中國人」的實際生活，我們要

求全民族解放，自然沒有反轉讓人民中大多數工人農民受資產階級的壓迫而不求解放的道理。「國家主義者總想拿國家觀念來壓倒階級觀念，醒獅自出版以來，處處表現這種見解，這與我們爲中國人實際生活而奮鬥，自然鑿枘不能相容。 李璜君說兩年前在歐洲提倡「神聖聯合」，想聯合全國有志青年，先打倒軍閥官僚，再談甚麼別的主義，被有些同志罵他們是紳士想利用羣衆，他至今忿忿不平。 照李璜君等的意思，一定要大家聯合起來打倒軍閥官僚以後，再談別的主義；在未打倒軍閥官僚以前，李璜君等一定不願有人使工人農民知道爲自己的利益而組織起來，不願意他們有階級爭鬥的事，發展了他們自身的力量，既然如此，將來打倒軍閥官僚，工人農民自然無力爲自己創造一個合宜的政制，而只有受紳士們的統治，這不是紳士想利用羣衆是甚麼呢？ 李璜君說，我們一面說民族獨立，全中國的解放，一而又說就是自衛的國家主義亦不應該有，這是莫明其妙的事情；憑公說，豈有愛國而不講國家主義者耶？ 其實他們不自己反省一下，他們所謂自衛的國家主義，總含有反對階級爭鬥的意思在內，我們主張民族獨立，全中國的解放，與他們那樣主張反對階級爭鬥的國家主義！如何能混爲一談呢？

李璜君不了解我們既鼓吹階級爭鬥，既認定資產階級怕革命而沒有戰鬥力，爲甚麼又要主張各階級聯合的國民革命，加入資產階級的國民黨。 我很奇怪李璜君何以認國民黨爲「資產階級的」呢？ 我們相信國民黨至少包含有各階級分子，我們加入國民黨，主張各階級聯合的國民革命，本刊七十三期已經說過，是因爲無產階級單獨的力量，還不夠去打倒帝國主義的原故。 我在七十三期，說到中國各階級對於革命運動的關係，曾經說幼稚的工業資

本家與地主，要與外國資本主義及其走狗相勾結，以共同剝削中國的農工平民；小資產階級要在不犯革命的危險，而能在外國資本主義之下，覓取比較安定的職業生活；我用這証明中國的革命是不能希望他們太多的。　但是自然不是說他們中間便絕對沒有要革命的分子。他們在無產階級革命勢力強大時，都可以減少怕革命的心理，而參加國民革命（七十三期已說過這話，可惜李璜君不曾注意）。　而且工業資本家與地主固然可以要求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相勾結，以共同剝削農工平民，但在他們勾結不上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時候，他們會要革命；在他們可以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而謀單獨剝削農工平民的時候，他們亦會要求革命。　小資產階級固然可以要求不犯革命之危險而覓取比較安定的生活，但在他們的生活已經像今日之陷於貧乏搖動，非革命不能覓取比較安定的生活時，他們亦會要求革命。

我們所以要與各階級合作，乃因為各階級中可以有革命分子的原故，但我們雖然與各階級合作，究竟不能不防他們的畏怯妥協的心理；對於他們畏怯妥協的地方，究竟不能不加以攻擊；對於這種易於畏怯妥協的各階級，究竟不能把革命的主要責任放在他們的身上。　這果然是甚麼矛盾不好懂的道理麼？　我們很熱誠的與各階級中革命的分子相聯合，與國民黨中革命的左派共同努力國民革命運動；但我們相信只要是一個真正要求革命的人，一定不至於反對我們為革命而注意發展下層階級勢力。　至於那些反革命的上層階級與國民黨右派，我們為甚麼不應當罵？　他們既然不肯同我們一路進行革命，而且專謀在內部妨害無產階級的發展，這種人為甚麼亦要與他們聯合敷衍呢？　我說上層階級沒有戰鬥力，便是指的這般人；我說不應犧牲無產階級利益，去博那些反革命或怕革命危險的士商階級的同情，亦是指的

這般人；我們不應與這般人合作，這是很明顯的事；但我們並不曾一筆抹煞上層階級中間可以有參加革命運動的人，我們爲甚麼爲了這便不應加入國民黨，便不應主張聯合各階級的國民革命呢？

我奉勸醒獅派諸君，倘若沒有理由與我們辯論，儘可以從此閉口不談國家主義，不要胡構歪扯，甚至於專憑你們的主觀胡亂爲我們造些主張。　請問舜生君，你在甚麼地方看見我們主張以階級觀念，消滅國家觀念的呢？請問愚公，誰曾主張在今天打破國界，誰曾主張國民革命僅限於共產黨所領率的工人革命呢？　李璜君要講綜合法，我勸你們，先要加一番分析功夫纔好。　反對國家主義果然便是不愛國家不保種族麼？　與世界革命勢力聯合果然便是打破國界麼？　與反革命或怕革命危險的上層階級爭鬥果然便是否認一切上層階級的革命性麼？　認無產階級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便是主張國民革命只限於共產黨所領率的工人革命麼？「矛盾！」「百思不得其解！」像你們這樣胡纏歪扯，如何會不感覺矛盾，而且便「千思」「萬思」，如何又會「得其解」呢？

二　誰能擔保革命者不「出賣」救國事業

舜生君沒有法子反駁我所說的士大夫時時有機會出賣救國事業，他於是說，現在利用「農工階級爲攫奪政權的武器的士大夫」，將來亦要有許多變化；而現在爲金佛郎案「奔走而後分肥的，卽有我所引爲打倒帝國主義的同志；他要我擔保我的同志永遠「不賣」。　舜生君錯了！　我能擔保誰不「出賣」救國事業呢？　果眞有些士大夫是「利用」農工階級攫奪政權，農工階級自己並不覺悟而無組織，以至於受人利用，自然沒有人能擔保這些士大夫究竟將來

要做些甚麼事情。至於金佛郎案，報傳鄒魯李石曾等都奔走其間，甚至於說汪精衛吳稚暉于右任等均與聞其事，倘若不是「帝國主義走狗」所造的謠言，自然人人都可以公開的攻擊他們。我告訴舜生君，誰亦不能擔保他的同志「不賣」，而且不能擔保他自己「不賣」；然則怎樣呢？只有把黨的紀律嚴整起來，把下層階級宣傳組織起來，使他們知道革命的眞正意義，使他們能夠爲自己的利益監督領袖的行動，打倒一切「出賣」救國事業的機會主義家。我們說發展無產階級的勢力，我們所以特別着重下層的宣傳與下層的組織工作，提倡下層階級爲自己的利益而奮鬬，便是爲這個原故。自然你們可以說我及我的一部分同志亦只是小資產階級分子，不過我們却做夢不敢自命爲「士大夫」，更不敢自命爲「士大夫救國」；我們的言論及行動，都可以證明我們注意下層階級的運動，我們要下層階級自覺的聯合起來，以防止其受人利用，而且要他們能監督一切上層階級分子。譬如要問我亦會有時「出賣」救國事業麼？我決不昧着良心嘴硬，我每到沒有監督裁制力的地方，便總有些自己把握不住，所以我爲要保証自己「不賣」，亦只有努力求黨的紀律加嚴，下層階級監督力量的發展。舜生君想想罷！在沒有監督裁制力的地方，舜生君便那樣把握得住麼？舜生君要想做一個「不賣」的人，還是丟了那個迷信士商階級的空想，來與我們注意下層階級發展他們的監督力量罷！

三　聯俄便是倚賴外力麼？

舜生君說我們聯俄便是倚賴外力，便是與張作霖吳佩孚等勾結外力作國內私鬬一樣的事情，這種籠統不問是非黑白的思想，眞令人詫嘆！倘若舜生君眼看國民黨左派在廣東的努力

，學生軍的精神與行動，竟是與軍閥土匪一般，我相信舜生君把他們的聯俄比做軍閥勾結外力，亦是無足怪的。　倘若舜生君還稍稍認得清楚國民黨左派與學生軍的奮鬬，究竟有甚麽與張作霖吳佩孚不同的地方，我便不了解舜生君何以說得出這樣的話？　舜生君的意思，有些人以為有蘇俄人員參加我們的革命運動，總是不對的事情，請問舜生君，你知道美國獨立之時，亦曾有法蘭西意大利的人從中參助麽？　歐戰的時候，英國的軍隊甚至於開到法國境內作戰，倘若照舜生君的意思，法國便是倚賴外力解決國是麽。　現在的問題，應當先問帝國主義及他們所勾結的軍閥是不是應當打倒，再問是不是中國已經有許多投身要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的革命黨人，倘若我們自己有了革命的決心與力量，為甚麽我們定要不許別國的同志援助？舜生君深知軍閥都受有帝國主義的暗助，但舜生君以為中國一部分革命的分子只應當用他自己的力量去與國內以及國外壓迫我們的人奮鬬，別國的同志若是對於我們有甚麽援助，是應當無條件拒絕的。　舜生君究竟是否希望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　何以自己既只自居於「提倡」國家主義，對於政治經濟的改造，絲毫說不出辦法，卻對於人家主張聯合國際革命勢力，以進行革命，卻這樣一筆抹煞，甚至於將廣東有幾個俄國軍官觀戰或幫助教練，便指為與張宗昌編俄白黨為軍隊是一樣的事情？　俄國倘若為了幫助廣州革命，要求廣州方而給他些甚麽交換的利益，在廣州要求租界領事裁判權乃至於劃定勢力範圍，那便醒獅派諸君的憤慨，還有可說，現在俄國同志只有為中國革命努力，卻從未聞他有一點需求要索，醒獅派諸君卻幫着帝國主義軍閥來咒詛我們的聯俄主張，這真只有國家主義者有這種稀奇的見解。　舜生君說，若因我們聯俄，萬一再有各派外國勢力立於各個軍閥之後從而指揮之，使內

亂愈延長而範圍愈擴大，到那時不但資產階級無以自存，即農工階級又何能倖免？　謝謝舜生君！　居然亦關念到農工階級！　農工階級何必要「到那時」纔不能「倖免」，現在又何曾能夠「倖免」呢？　一天不設法把帝國主義與軍閥根本打倒，便令有一百個舜生君「提倡」國家主義，他們永遠仍舊不能「倖免」的！　我們現在的努力，是要注重人民的組織宣傳，使他們起來擔負打倒一切軍閥帝國主義的責任，但是我們決不拒絕外國同志對於我們革命運動的援助。　若舜生君分辨不出援助與倚賴的不同，舜生君若看得國民黨左派宣傳革命，學生軍打倒林虎陳炯明，只是為俄國作走狗，東江農民要求「倖免」來幫助學生軍，亦是為俄國作走狗，那便與令我驚訝人的見解是這樣懸絕不同了。

四　答余家菊君的五個問題

余君問共產黨人信仰共產主義，廣東黨軍之勇猛直前，以及我個人之努力宣傳，是否自動，這都是出於物質的動機，為經濟勢力所支配麼？　我不知余君所謂物質與經濟勢力是指的甚麼？　倘若像一般無識的人指以為這都是由於莫斯科的洋錢使然呢，自然這些問題是無法解答的。　莫斯科的洋錢總沒有倫敦紐約多，而且正真努力革命的人是洋錢所不能買的。

照我的解釋，共產黨人之信仰共產主義，以及廣東黨軍之猛勇直前，一則是由於這些分子多半是破敗下來的小資產階級與農民工人，他們的搖動而苦痛的生活，使他們易於接受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影響，於是或委身於共產主義運動，或自甘為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效死，這如何會不是物質與經濟勢力的影響呢？　即以我自己而論，我的比較刻苦，一大半是因為貧窮有失業的恐怖使然，我現在的比較努力於革命事業，更是受了許多次職業界搖動而不

安定的暗示，所以纔決心投身到這中間。　我記得前三年中夏同志再三勸我丟了教育界的生活，與他們盡力於革命運動，我爲教育生活比較寬裕而安定的原故，始終猶豫不決，後來又經一年備嘗生活不安定的痛苦，纔感覺此種雞肋生活無足冀戀，而漸堅定我的志向。　請余君看罷！　這不仍算是物質與經濟勢力的影響麽？　余君問我輕視教育，何以又作宣傳運動，（我到處宣傳國民革命則有之，余君謂我到處宣傳共產主義，不知何所見而云然，豈余君並國民革命與共產主義亦不能分清楚嗎？）　余君不知道我所輕視的，乃與宣傳革命無關係的所謂教育事業，輕視這種教育與注重宣傳運動，是絕對不可以並行而不悖的事麽？　至於余君問何以共產黨人有黨化一切文化機關的雄心，而不專用金錢去收買民衆，就我所知，共產黨人注重宣傳是有的，領導學生與民衆，使他們爲自己的利益，反對一切黨化文化機關的人（例如黃炎培胡敦復等）是有的；共產黨人決沒有黨化一切文化機關，與一般教育界流氓搶這種飯碗的心理。　共產黨人多半是一般窮光蛋，而且是洋奴資本化的社會所屏棄的，他們既沒有像謠傳所云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莫斯科的金錢，如何能專用金錢去買民衆？　但他們相信中國的革命是一般民衆所需要的，只要有機會到任何羣衆中去宣傳，自然可以引起他們自覺心。　或者國民黨右派有黨化教育的心理（變相的升官發財的心理），但這種黨化教育，不但無益於革命，結果反轉妨害了革命，他們根本沒有革命的信心，不知道宣傳的力量，所以有這種墮落的行爲。　然而我卻奇怪，余君等是相信教育救國的，余君等當不至於有黨化一切文化機關的墮落心理罷！

普及平民教育的意見

薛卓漢

平民教育一事若專靠平民學校去施行是一時難以普及的，我們的意見，最好是利用「能夠負教授的責任者」和「受教者」兩方面的閒暇工夫，教者身入民間——在每村裡或工廠裏去和受教者周旋，才能得廣大的效果。因工人方面已有人進行，而農人方面則沒有人注意，我們現在所研究的方法偏於農民，我們的辦法如下：

教員之徵求，凡在高小高年級，以及中等以上之學生志願做此種運動的，由各地（縣）學生會調查人數，敦請為教員。教員人數既定，然後再由各教員報告各人預計可教授若干人，由各地（縣）學生會分給書籍石版等物，以便各教員攜往預定之地點實行教授。施教地點以一村為一學校，每個教員至少一日可於上下午兩個半天教兩個學校——即半天教一村，一天教兩村農民，教授時可擇該村人家中客廳之地點最適宜者為教室，教室內多置板凳，以便受教者列坐聽講。

關於組織及繼續施教之計畫，因為教室裏的教授時間既短，受益很是有限，必須另有組織以便長時間的訓練，收效方可宏大。這種組織並不大難，只要把每村中的學生分十人一班，每班推班長一人，於教授時班長可負分發書籍之責。再於每十班中推一總班長（注意1.若有兩村比連而每村皆有五班人，則此兩村即共推總班長一人。2.地理上有特殊關係者，可於五班以外，十五班以內推總班長一人），總班長隸屬本縣學生會。各受教者讀畢課本之後，應由全國學生總會編刊一種刊物供給各地平校畢業生閱讀，以增加平民的社會常識。

經費之籌措，我們以為應由全國學生總會在各大埠作大規模的運動以募集巨款，再由各

地學生會就地募集，方足夠這種大規模普及平民教育的事業之用。

教授的時期，我們覺得只有冬末春初的時期最爲適宜。從春末以至冬初農人沒有一日不在忙碌中過生活，他們在這當中連吃飯都不能從容，絕對不能抽空讀書的。

改造妻子問題(通信)

代英：我幾年來飽嘗婚姻的痛苦！幾次提及離婚；終沒有達到目的。現在我已覺悟在舊社會制度沒有根本推翻以前，婚姻問題是不能解決的；惟有犧牲一切，爲革命而奮鬬，纔能解放自己，解放人類。然有人對我說：「你的妻子雖不好，你應當加以改造，若你對於自己的妻子都不能改造，還配說什麼改造社會？」這些話聽來很有理由：但我與我的妻子，已完全沒有愛情，我不獨不喜歡與他見面，就使遠遠聽到她說話的聲音，也覺得很討厭，這樣還說什麼改造呢？我希望你對於我這件事加以詳細的批評和指示！

立木

立木：這個問題是很簡單的。我們要宣傳一切的人使贊助革命，以根本打破現在這種違反人性的社會制度，而消弭一切由此種社會制度所產生的罪惡痛苦。我們要對於比較易於接受革命宣傳的人去努力宣傳，不能專門和那絕對不能接受革命宣傳的人斷混，虛耗了我們的精力時間。你的妻子亦不過是我們所應當宣傳的人中間一個人而已，而且對她的宣傳事業，在革命運動上面遠沒有對一般[illegible]生農工羣衆的宣傳重要，所以你便不能改造她，並不見得你便不應努力改造社會。古人所謂「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這是封建時代。、家庭爲中心的思想，其實說到非改造寡妻，決不能改造兄弟，非改造兄弟決不能改造家邦，任何人亦說不出一點道理來。

代英

馬克思主義者與戀愛問題（通信）

代英：我有一件事問你：我的一位朋友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很能工作而且很熱心。但是現在一切都消沈了，書是不願讀的，對工作亦很淡薄，一切的東西，除去戀愛以外都不能引起他的興趣；不但不能引起他的興趣，反足以增他的討厭心！我認爲這樣下去是很危險的，經過好些人的勸告，他終於不聽，甚至很厭煩的說：「我沒有希望……」等話，以禁止勸者之繼續發言。 你以爲爲朋友的應當怎樣的勸告他？ 從那裏着手？ 是不是可以不理他？

王永德，南方大學。

永德：你的朋友當眞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一定知道在經濟制度未完全改造以前，是沒有美滿的戀愛生活可言的。 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反對戀愛，他們願意犧牲一切以謀改造經濟制度，使人人得着美滿的戀愛。 但馬克思主義者爲了要改造經濟制度有時要犧牲一切（包括戀愛在內），若在工作上所必要犧牲的不能犧牲掉，甚至於因爲貪戀任何事物，反犧牲了他的正當工作，這只是愚昧的鄙夫，決不配稱爲馬克思主義的信徒。 你的朋友能工作很熱心，然而只看他爲了戀愛便厭倦工作，可知他一定不了解馬克思主義。 你們自然應當勸誘他，但他若自甘墮落，誰亦不能爲他想甚麼救濟的法子。 不要可惜墮落了一個青年，在這種社會裏，因愚昧貪鄙而墮落的不知凡幾，只有希望眞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加倍努力，從速改造這種經濟制度，纔根本可以救拔這些可憐的糊塗蟲。 我希望你的朋友不要便是一個糊塗蟲，倘若他竟然是一個糊塗蟲，我只有請一切眞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加倍努力去救濟他及與他同類的人。

代英

CORRUPT PAGE IMAGE

CORRUPT PAGE IMAGE